



饥饿的母女关系

——浅析《女勇士》食物象征意蕴

□ 朱颖莉（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食物因其强烈的文化色彩和民族属性而成为重要的意象，也是多数女性研究和少数族裔研究的课题之一。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通过细微却又丰富的食物意象刻画了一个普通华裔家庭母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华裔女性因传统刻板给定的角色而备受压制的欲望与寻求自我认知的历程。

【关键词】美国华裔；汤亭亭；《女勇士》；母女；食物意蕴

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于1976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即不同凡响，使之在美国当代文学中有一席之地。作者采用了章回体叙事手法，通过群鬼中少女的回忆，将作品分为五个章节，分别是：《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羌笛野曲》。五个部分独立成章却又彼此相辅相成，相互重叠与统一。小说以女儿马克辛为第一叙述者，在小说每个章节中娓娓道来其与华裔母亲勇兰之间的生活日常，这些母女的日常有时亦或是母女之间的冲突蕴含着各种各样的食物象征意象，赋予了食物特殊的含义。

食物在女性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统中国女性承包了各自家庭中的家务劳动，照顾家庭成员的饮食起居成了她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当女性面临各种危机时，往往通过食物来传递或转移危机下的焦虑。食物因其强烈文化色彩，性别与民族属性，受到近现代女性研究者与少数族裔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运用了迷宫式的有象无意的写作技巧，营造出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无序结构。看似零散叙事的五个章节，作者以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双重身份从近距离与远距离两个角度向读者讲述了所述故事。其间涉及到的母女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母女矛盾初现，激化与调和。琐碎的食物意向伴随着五个章节的故事情节发展不断呈现在读者面前，述说着美籍华裔女性如何挣扎在美国社会边缘，试图融入到主流文化的艰苦历程，刻画她们的果敢与担当，描述她们在中美文化夹击中的艰难处境。

一、母女矛盾初现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尽管当时已经废除了长达百年的排华法案，但是排华历史在人们心里留下的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少数“白人至上”的群体仍然歧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华裔，甚至凌辱和迫害华裔，加之那个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华裔大部分聚居在华人社区，从事着餐饮，洗衣等卑微的职业，辛苦劳作却举步维艰，难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小说以女儿马克辛为叙述者，在她的眼里，母亲勇兰坚强而又固执。作为第一代华裔，母亲移民美国后，经历了很多磨难与屈辱，却始终没能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为此她感到困惑迷茫。母亲勇兰为了适应当时难堪又被动的处境，也是大部分华裔的处境，她竭尽全力否认自己的沮丧和挫败感，通过她所认为正确的方式：她始终坚持为丈夫和女儿准备各式中餐，恪守着中国传统女性奉行的“女德”，坚强地承担了家庭的生活重担。移居美国后的勇兰无法习惯异国的饮食习惯，对中国食物的怀念和渴望与日俱增，这种对食物的饥饿渴逐渐发展为内心的空虚。内心的空虚很快渗入并转移到她对女儿马克辛的关怀与培养中，不知不觉之中伴随着马克辛的成长，影响甚至阻碍了她的发展与奋斗。她试图通过她所熟知的中国民间故事，教育女儿中国女性应遵从的三从四德。她并没有寄希望女儿将来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只希望她能像花木兰一样孝顺，一心一意照顾自己的家人和伺候自己的丈夫，只有这样的女人才是勇兰心里的好女人，才是正道。母亲勇兰每天为家人烹饪的中餐毫无疑问象征着中国封建思想的渗透。在美国长大的女儿马克辛必然陷入这种通过食物所体现的难以决觉的境地。母亲做



的饭菜不再是食物原始功能用来充饥的：犹豫不决地“吃”暗示着女儿对母亲借故事所传递的中国女性三从四德的不解和困惑；“不吃”却又像对母亲的公然反抗，是对母亲的一种背叛，必将给母亲带来伤害。

二、母女矛盾的激化

当历史语境叠加上文化语境，小说人物对食物的态度就进一步诠释其族裔身份的自我归属。在诸多经典的美国华裔女性小说中，“食物”叙事法最主要是用食物以表现小说人物对事物的态度，烹饪过程体现不同人物或相同人物不同成长阶段的自我文化归属。马克辛面对母亲精心准备的饮食与试图灌输的传统中国文化思想，感到十分困惑与不安；母亲面对不断成长并开始向往独立的女儿，既欣喜又担忧。两人的矛盾冲突不断爆发，不断累积，女儿吃亦或不吃母亲烹饪的食物成为了矛盾加剧升级的导火索。

一次勇兰给美国女儿讲中国富人家吃猴脑的故事，让女儿惊恐万分。她对中国传统习俗的了解几乎空白，听到这种闻所未闻，甚至是骇人听闻的故事，容易产生一种共情，自然把自己代入猴子的角色，觉得自己就如那只猴子一般生无可恋地等待着被食客吞食。勇兰移民到美国后，因为文化差异无法融入美国文化，也就无法从中得到精神慰藉。此外，能与勇兰沟通与交流就只剩女儿，她内心的空虚与孤独只有女儿能够聊以慰藉，所以生怕女儿离开，渴望拴住她的心。适得其反的是勇兰那近乎强迫的母爱让马克辛窒息到想要逃离，直至产生了幻想，自己仿佛成为母亲端上餐桌的食物。吃猴脑的故事给马克辛内心带来了巨大冲击，从而加深母女间的代沟。

勇兰近乎强迫而压抑的爱成了马克辛成长道路上的绊脚石，成了女儿自我身份认知过程中的绊马索，母女之间也因此不断产生了许多误解与摩擦。一次药房送药的白人员工误把别人的药送到他们家。勇兰觉得平白无故陌生人送药上门很晦气，“不管是谁，只要他想让我们的孩子生病，就休想一走了之。”为了化解这种晦气，不让这种诅咒似的药影响孩子和家人，她一定要会说英语的女儿马克辛去药房向老板讨些糖果来冲喜。女儿觉得母亲的要求是无理取闹，更加不知如何开口和药房老

板要糖果。但是无奈在母亲的要求甚至命令下，她只能鼓起勇气开口要来了糖果。却让药店店主误以为她是孤苦伶仃的华裔乞丐，之后的日子总给他们家送糖果。美籍华裔文学批评家黄秀玲曾评论，“在这场由误会引发的闹剧中，一方赋予了糖宗教仪式的功能，另一方则只把糖视为一种奢侈，然而马克辛却被困在了两者中间”。糖果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象征着甜蜜与好运，尤其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糖果在普通家庭中更可谓是一种奢侈品，可是马克辛根本无法理解糖果对母亲而言意味着什么，也无法和药房老板清楚地表达索要糖果的理由。当时弱小如她所能做的就是坚决不吃讨来糖果以示抗议，心里默默承受着讨要糖果给她带来的屈辱。而母亲理所当然地认为白人药师能明白送错药意味着诅咒，应该赔礼道歉或以某种方式补偿，对女儿内心所承受的煎熬与羞辱浑然不知。此次事件中用来冲喜的糖果衬托出母亲对平安喜乐生活的美好向往与渴望，以及马克辛面对母亲时的失语，于此同时也透露出母亲仍然无法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尴尬境地，暗示着年少女儿马克辛对话语权的渴望与即将陷入的身份认同危机。

三、母女矛盾的调和

在美国白人社会中，马克辛摆脱了母亲，摆脱了母亲带着浓浓中国传统文化的食物，真正体会到无拘无束独立自主的生活，同时也感受到了另一种更尖锐的二元对立和种族文化歧视。慢慢长大的马克辛开始学会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经历和女性身份，学会了冷静思考，内心逐渐成熟。母亲对于她的离家也深深自责，同时也无法停止对女儿的思念。女儿离家的日子，母亲每天仍然收拾整理马克辛的卧室，期待房间保持原样地等女儿回来，满心希望马克辛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并接纳她。从某种程度上说，女儿是母亲唯一的精神支柱，是母亲的“精神食粮”。母亲在女儿离家的日子，也在不断挣扎，开始回忆和女儿的种种过往。最终，勇兰在马克辛偶然归家的一个夜晚主动拥抱女儿，敞开心扉，表白自我。这也是小说中女儿马克辛取得的第一次和母亲平等的对话，开启了母女之间关系缓和的按钮。

马克辛向母亲坦言自己已经能够把生活打理清楚让



母亲不用再操心：“不必担心我会挨饿。我不会挨饿的。我知道如何工作。我一直在工作。我知道怎么宰猪杀鸡，知道怎么剥皮，怎么拔毛。我也知道冷了就扫扫地，擦擦地板也知道日子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显而易见，马克辛这里说的宰猪杀鸡，剥皮拔毛指代的是妈妈曾经烹饪的各种中餐食材以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习俗。曾几何时马克辛对妈妈烹饪的中餐无比厌恶并且排斥，后来却在离开家独自生活的日子里慢慢坦然接受了中国文化并也掌握了独自生存的能力，学会在中美文化的交替中游刃有余并找到了平衡点，心理上逐步认同了自己同时具备了美籍华裔的双重身份特性。

纵观整部小说，勇兰和马克辛之间的母女冲突频频出现，加剧与缓和的一系列生活琐碎中贯穿着各式各样的现实和象征意义的食物意象。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意识的限制压抑，移民异国他乡的文化冲击，世界发展带来的更尖锐的二元对立，使许多华裔女性对自己身份认同产生了困惑，同时又迫切渴望获得认可与尊重。在空虚与饥饿的驱使下，传统女性必然需要寻求一种途径加以排解，食物这一与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被推上历史舞台，成为了传统女性表达自我与认识自我的重要途径。而这一途径因其平凡琐碎而经常被忽视。当读者站在“食”这个视角再次审阅与剖释国内外一些女性文本，特别是少数族裔女性作家文本的时候，不难发现她们创作的共通性和特殊性。

汤亭亭的《女勇士》从女儿第一人称叙事者角度记录美国华裔母女的生活点滴，两者之间关系，以及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白人至上与华人男尊女卑思想双重歧视下的艰难处境。汤亭亭将各种民间流传的饮食典故与东方各种可能成为食材的食物融为一体，不着痕迹却又巧妙地丰富读者的阅读空间。这些饮食典故没有欢快明亮的叙述，食材的描写也没有色香味俱全，而是通过连篇累牍对食物的描绘，极力衬托马克辛对中式餐饮的惶恐和嫌恶。作者在“巫医”一章详细列出了勇兰所烹饪的食材，母亲所烹饪的种种让人匪夷所思的牲畜令女儿恐惧至极，而“鸡鸭被宰杀时的尖叫声”“糖果难掩的黄鼠狼臭味”，和母亲不时通过这些“另类中餐”和“烹食另类中餐”所传达的中国文化习俗让女儿心生抵触从

而厌恶。母亲平时勤俭持家，挑食的孩子就得忍受母亲的怒气；更是一副无所不能食的态度对待食材，“花园里形状怪异的西红柿”“敬神用的供品”和“长满霉菌的剩饭剩菜”都被母亲烹饪成各种五花八门的食物而端上餐桌。

许多华裔女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或多或少融入程度不一的食物叙事。看似对饮食文化差异的不同见解，实则反映的是种族差异所带来的文化冲突，而这种文化主题并不是只发生在少数族裔身上，这一主题是全人类都关注的，即自由与民主。汤亭亭及其他华裔女作家们不图谋取种族利益而专注于少数族裔文学的，而是世界文学共同的追求。她们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诉说着普通人的人生，对幸福的向往，于此同时也在探索美国精神：自由民主，个人集体，创新传统。正如莎士比亚的诗歌，也并不似字面上所示的围绕情爱或是高歌吟唱，他只是希望通过他心中所笃定的最纯朴的客观存在，以实现他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本文系福建省中青年项目，项目名称：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项目编号：JAS180016

【参考文献】

- [1] 刘芹利. 试论《女勇士》母女关系中的食物意象[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4):13,161.
- [2] 汤亭亭, 李建波, 陆承毅, 译. 女勇士[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8.
- [3] 梁燕丽, 江映林. 美国华裔文学的“食物”小叙事[J]. 文艺争鸣, 2013(2):24-28.
- [4] 张福贵, 靳丛林. 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J].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 [5] 陆薇. 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作者简介】

朱颖莉(1980—), 女, 汉族, 福建福州人, 硕士研究生学历, 职称: 讲师, 单位: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